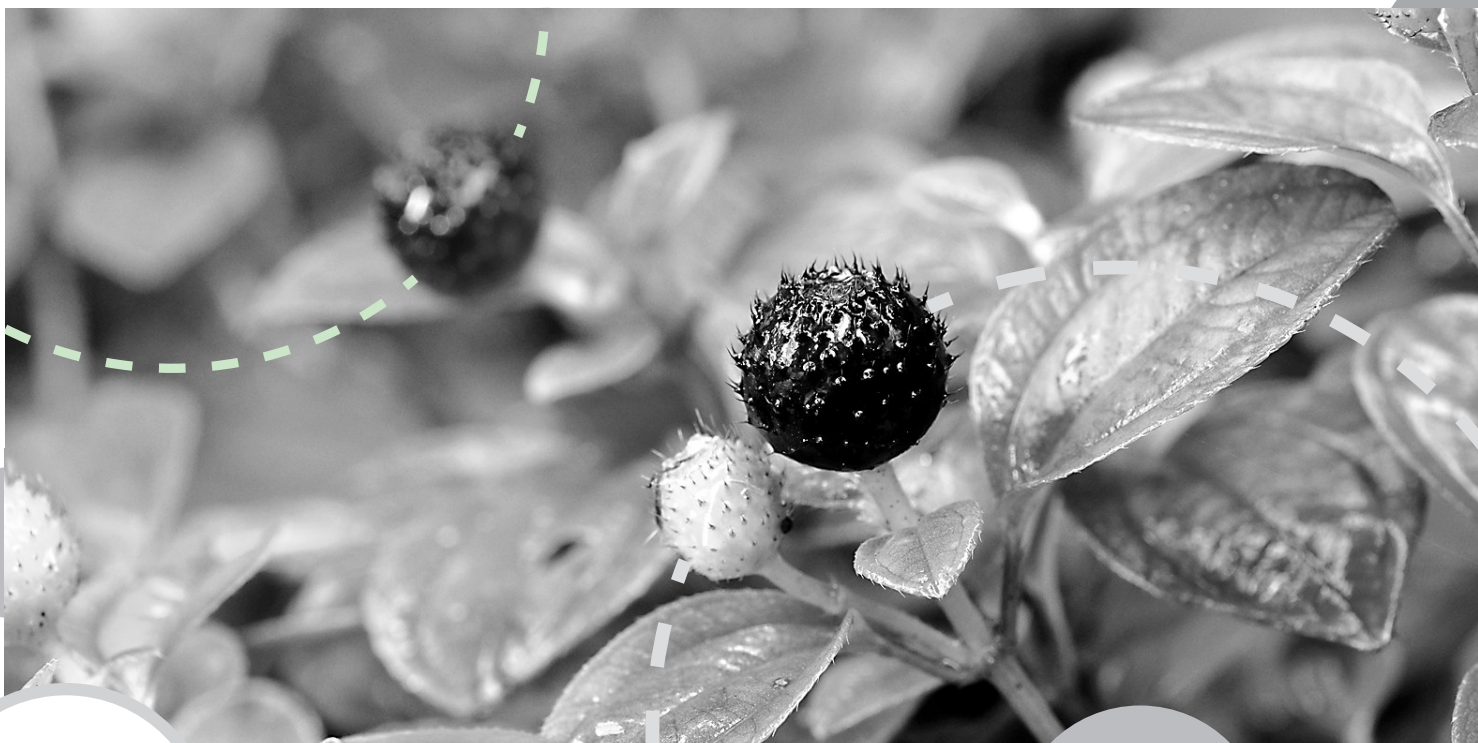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茛花和草子

□叶龙虎

茛花,是紫云英的俗称,又叫红花草子;草子,是黄花苜蓿的俗称,又叫黄花草子。

茛花和草子虽然同属豆科植物,主要功能都是为了改善土壤,充当绿肥,但并不是同一种农作物,习性也不一样。两种农作物,各地的叫法不尽相同。比如,姚东一带(旧慈溪西乡)称紫云英叫茛花(方言土音“批欢”),称黄花苜蓿叫草子;而余姚城里很多人两种都叫草子。有的地方,甚至相互混叫。

如今,茛花和草子是一种时新菜蔬,它们原先充当绿肥的功能早被化肥替代了。过完春节,市场上便出现了它们的影子。至于作为菜蔬,也各有各的味道。茛花嫩了一点,似乎还带点青草味;草子虽然老一点,却比茛花清脆入味。对于笔者来说,小时候茛花当饭早就腻了,不好吃。不过,草子炒年糕,还算得上是家乡的一道蛮好吃的点心。

茛花和草子还是有区别的。茛花属豆科黄芪属,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,总状花序近伞形,荚果细长微弯,其茎较细,中空,柔嫩多汁,有疏茸毛,多数为奇数羽状复叶;草子属豆科苜蓿属,多年生草本,果实是圆形的、毛茸茸的,像缩小版的牛车盘,其主茎较粗,主茎上每一根细茎上面长有三片倒心形叶子,叶的表面呈浓绿色。茛花开紫红色的花,花型像向上翻的伞,有多片细长花瓣;草子开黄花,一朵朵挨着,总状花序密集成头状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根瘤菌,具有固氮作用,所以在人民公社时期,各个生产队都将之作为春花作物大面积种植,用作稻田的绿肥。

当年种茛花、草子的往事,历历在目。我所在生产队的300多亩农田中,大多种植茛花,最多是官路畈几块高田会种一些草子。

晚稻三畝耘出后,马上进行捧沟。捧沟的目的是排水、搁田。等到稻田搁干后,就可以定量撒茛花籽了,每亩田3斤左右。撒茛花籽多由老农民操作,他们双脚在沟坑里慢慢移动,一手拿着畚斗,一手将手掌朝上微微张开手指轻轻抖动,茛花籽就从指缝间均匀撒落。

等到收割晚稻时,茛花已经长出了嫩嫩的小叶子。小时候,我老是担心它们会被割稻的人割掉、踩坏,尤其脱粒机拖过,两道拖痕把茛花陷入烂泥之中。可是茛花的生命力极强,遭受踩踏的嫩叶,没过多久依然生机勃勃。

晚稻草一般就地翻晒。晒稻草时,拎着草结轻轻抖几下,抖落的草绒算是给幼

嫩的茛花当被子了。入冬之前,再去壅一遍草木灰,既是施肥,也保证茛花越冬不被冻坏。在所有春花作物中,茛花是最好侍弄的。至于草子,播种方法不一样,用烂泥拌好,一小撮一小撮贴在庄稼地里,田间管理大致与茛花一样,只不过草子更喜欢干燥。一般来说,水稻田以茛花为主,棉花地以草子为主。

过了惊蛰,村子前小河对岸的田野上,到处都是茛花旺盛的绿色,清明前后,紫红色的花,在阳光下争相盛开,这是春天的颜色。孩子们喜欢摘花,摘来的花用橡皮筋扎起插进杯子养在家里。

春耕开始了,大地也开始慢慢改变颜色。我小时候,还是用耕牛翻耕。耕田之前,先要把茛花、草子斩断,否则厚实的茛花绊住了犁铧,牛拉不动。这时候的茛花,藤状的茎叠在田里足足有一二尺厚,如果拉直了将近一人高,要奋力挥动长柄的双面有刃的“横刀”,才能将茛花、草子斩断。如今,这种横刀早已绝迹。那时的田野上,往往一边是年轻人挥动横刀斩“茛花”,一边是老农民扶着牛犁翻起乌黑的泥浪,绿色在汗水中变成了黑色。经过灌水浸泡,腐烂的茛花与泥土融为一体,乌黑的泥土仿佛要渗出油来。

春耕之前,生产队的茛花除了给牛当饲料,也会割一些分给社员,一下子吃不完,煮熟了晒干藏在火油箱里。当年,饭镬里蒸一碗茛花干,也算是一碗下饭(方言,即小菜)。

每年,生产队会留一些茛花田养茛花种。在田头插一根竹竿,上面缚上草刷帚,用这约定俗成的办法,告示这块田的茛花不能割,是要用来收籽的。过了端午是麦收时节,茛花种也是这个季节收割的。割茛花种要凌晨两三点钟出门,太阳出了马上收工,否则籽会脱落。每一次收割时,总会割出一些蛇来,所以要穿雨鞋,防止被蛇咬。割倒的茛花种要晒几天,然后在田头摊开竹簰,将已经晒干的茛花种放在竹簰里敲打,这叫“拷茛花种”。拷茛花种是很热闹的,尤其是当茛花藤里钻出长长的乌梢蛇,一些胆子大的年轻人会追着捕捉。

说实话,家乡的茛花和草子厥功至伟。曾几何时,它们救过很多人的性命。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最初的三年,野生的革命草连根子都被挖完吃光了,于是生产队的茛花草子也成了救命草。

我还是相信茛花能改善土壤。所以,老家的院子里,我每年会撒一些茛花籽。这不,回老家割来一些茛花当菜吃,这味道竟让我想起了曾经苦难的岁月。

三张饭票

□李惠

案头,有一摆件,红褐色的木架底座,上面是一块乳白色的玉石,一面是醒目的红字“诚信”,反转是黛色的“勤奋”二字。这一物件已然成了一古董,是爷爷传给父亲再辗转到我手中。如今摆放在案头,每每抬头,“诚信、勤奋”就像两位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,同时也鞭策着我,不忘家风家训。

父亲在世时常告诫我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“诚信、勤奋”不可丢,做人要诚实厚道,做事要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。那么,困难会给你让路,幸福会紧紧相随。我谨遵父亲的教诲。已临近知命之年的我深深地体味个中滋味,深感受益匪浅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,父亲是一名财务会计,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,还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哥哥,再加上一个操持家务的外婆,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。家中的经济来源就是依靠双亲的微薄工资,两份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收入也就40元,只能勉强撑起一个月的伙食罢了。虽然生活拮据,但双亲自洁自爱,勤奋劳作,这些良好的家风,如缕缕春风吹拂着我,令我一直铭记于心。

记得六岁时,夏日酷热难耐,我们兄弟俩在家门口纳凉。忽然听到父亲的叫喊声,我们跑到父亲旁,只见父亲像变魔术似的从帆布包里掏出几叠用橡皮筋捆住的饭票说,今天我要考考你们两兄弟,数一数一叠有几张?我伸手抢过一叠,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二十一。”我自豪地大声说道,爸爸,这叠二十一。父亲失望地说,哎,数数都不会,糟了。便转向哥哥说,阿大,你来数。哥哥边接过饭票,边轻蔑地对我说,这都不会,笨蛋!随后,他数完了,但念出的最后一个数字也是二十一。这下,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,哈哈,我没错。

我兴致盎然地接着数,十叠票都数完了,多出了三张。父亲满脸疑惑,亲自核了一遍,确实多出了三张。我喜笑颜开地说,爸爸,这多出的饭票,刚好三角,明天你就去食堂给我们换五个包子回来,一人一个刚好。这时,爸爸“唰”地沉下了脸,严肃地说,明天我把多余的饭票交给食堂主任,让他帮忙查一下,物归原主。记住,人家的东西,我们不能占为己有!接着,他又语重心长地说,单位的东西、别人的东西,都不是自己的,我们不能要。人要活得光明磊落,不可败坏名声,希望你们兄弟俩牢记于心。

这件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,它如一面明镜,正我衣冠;犹如一盏明灯,照亮我前进的道路。“手持正义,肩挑道义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”人生,就应当如此。

家家家训摆案端,正我心,明我志,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代代传。